

亲情似海

最深情的牵挂



□ 侯佳冰

一个寻常的周五,母亲忽然来电说到了我在的城市。而这个电话,是她下了火车坐上地铁后才打的。

等我手忙脚乱赶到地铁站时,远远地看到她在对面的扶梯上,正双手抓着扶手,侧着身子,两步一级地慢慢“跳”下来。怕眼中涌动的情绪被她发现,我定格在人流中,久久没能上前搀扶她。她的风湿愈加严重了,那十几级台阶,她走了好几分钟。

我兀自发呆,母亲却已走近,嗔怪我不帮她拿包。问她此行目的,她只说来旅游,顺道陪我过生日。还有一些话,母亲定是欲语还休了。我逗她:“想我了吧?”母亲撒娇地看我一眼,“还真有点儿。”

性格使然吧,尽管对母亲的爱始终汹涌,但我素爱隐藏自己的情愫。母亲也一样,从不爱表达。成年之后,母亲与我的亲昵也愈发减少。我们之间仿佛有一种距离,那种距离,在我的日渐独立和她的习惯孤独中不断加深。而母亲不动声色的不请自来和亲口说出的想念,让那一刻的我,除了庆幸被人一心爱着之外,更忍不住暗自慨叹,时光这把把无虚发的刻刀,不仅渐渐磨蚀着她的身体,也丝丝催催着她的灵魂。她变了,她也老了。

夜色渐浓,牵着母亲走在灯火通明的长街上,纷乱、拥挤的人潮被注满各种情绪,我心里除了安然、幸福,还多了歉疚和难以言说的伤感。再也找不到从前她牵着我的手那柔软而温暖的触感,我脑海中不禁闪现儿时的林林总总,那些经过岁月淘洗的画面,在记忆里愈发鲜活——清晨阳光下,不管是母亲怀抱里的嬉闹,还是她手中扎起的羊角辫,那时阳光是前所未有的暖和,也是午夜梦回时最常出现的温馨。

少时在外求学,一次因班级考试,没赶上回家的班车,几个小时后坐长途车赶回家时已是正午。母亲却像往常一样做饭,看到我进门她才起身进了厨房。

父亲说,上午没等到我回家,母亲去班车站点等了又等,直到问了同校同学后才肯回家。我走进厨房,看到她正用袖子擦眼睛,走近,她却只瞥我一眼,催我洗手、换衣服。那顿饭,母亲做了好几道我爱吃的菜,她虽无言,但我真切感受到那份关爱和牵挂。

母亲在我这里住了近半个月,工作之余,我总会隔三岔五地带她游玩,她都推说太累不想出门,被我硬拖着去,问她怎么样,她总说还行,不怎么样。带她外出吃饭,她总说这个

不爱吃,那个不好吃。费尽心思却得不到认可的挫败感让我终于在某天忍不住向母亲,为什么不管干什么都不满意,吃什么都不好吃?母亲没有给我答案,但在那次之后,不管带她去哪里她都欣然同意,竟也提议看过一次电影。

生日过后的第二天,母亲嚷着要回家,我挽留再三,她只说家里还有好多事要做。我知道,这陌生城市的尘火气让她不习惯,她的身心更忠诚于故乡那座小城。即便不舍,我也不能自私地羁绊她。

送母亲到机场时,距起飞还有近两个小时,我想陪她候机,她却执意撵我回去。等我真要转身回去时,她又开始唠叨:工作注意身体,别熬夜,记得吃早饭……怕再听下去会忍不住流泪,我急忙跟她道别,转身离开。走远了,再回头,只见她站在人群里四处寻我,眼中还是那种自我年少离家时就没了勇气面对的焦灼。

走远了,却收到她发来的微信消息:女儿,生日快乐,生日那天你没收的红包给你留在枕头里了,我在这里吃得好玩得也好,可你挣钱不易,省着花……那一刻,拼命压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开始决堤。我想我大约理解

了母亲的百般挑剔,许是体恤我,怕我花费太多钱和精力去陪伴她,所以每次带她游玩时,她总是不愿出门。从小到大,尽管母亲给予我的普遍意义的温柔并不多,但我从未质疑过她对她的爱。其实,她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宠着我。

我知道,尽管当我还尚在母亲身体里时,我们间的联系就已固若金汤。但从少时异地求学到如今工作在外,我却像一艘小船,不断驶向人生的深海,驶离母亲的堤岸,再也没能返航。

有时很庆幸,家人从不曾给我羁绊,我可以在自己的世界畅游。但我也时常会为着自己的远离而惶惑不安,不知自己何时能做一只衔食归巢的候鸟,用臂膀守候集中的母亲,甚至偶尔会生出一种恐惧,深恐时光、疾病、意外某天袭向她。不管身在何处,在我内心深处,母亲就是我的软肋,是我此生最深情的牵挂。

月白风清的时候,我经常想,如果每个人生命中的美好是定量的,我愿典当我的现世安稳,只希望时光能再慢一些,对母亲的温柔宽容能再多一些,让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好好宠爱她,就像她曾宠爱我那样。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二公司

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一世一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之际,我又一次肃立于党旗之下,鲜红的底色上,金灿灿的镰刀、锤子闪闪发光,

那是中国共产党的荣光,是工农阶级凝聚起的强大力量,更是我心中不变的召唤和永远的追随。

小时候,共产党是爷爷擦拭闪亮的五星,而奶奶在一旁轻轻哼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上学后,共产党是课本里勇敢斗争的英雄。村里的党员当选为小队长,成为带领村民致富的先锋。

高中时,共产党是政治老师讲解的党史,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红色的曙光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照亮。

在春光烂漫的校园,我怀揣着一颗积极热切的心,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幸运的是,同年,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丰富的理论知识、鲜活的历史事例,让我对党的认识从浅显到了深刻,从感性到理性,彻底唤起了我对党神圣而美好的期待和盼望。

后来,我毕业参加工作,繁忙之余,我还是会关注国内外时事、了解国家大政方针。每每在新闻上看到共产党人在各行各业为了人民利益而奋不顾身的时候,总有一种力量在我胸膛里涌动。

直到公司在项目部设立政工部,我如愿以偿地转岗,正式从事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沐浴在新时代的春风下,我不断加强学习,

铁建情怀



追随

□ 董慧慧

从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如饥似渴地汲取营养,把思想理论知识作为成长的精神力量、行动的科学指南。

去年“七一”前夕,我终于实现了心心念念的愿望,在项目部党员活动室,我用坚定不移的决心和真诚书写下一字一句,向党交上了我的入党申请。

现在,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还能郑重地举起右拳,在党旗下立下铮铮誓言。我无比欣赏身边的党员,羡慕他们胸前的闪闪党徽。

然而,党旗下,那些奋不顾身、奉献拼搏的党员形象不断在眼前闪现,铿锵宣誓的声音如惊雷般响彻天边,这种强大的感召,让我的方向不会改变,步伐永远坚定向前。

我发誓,选择一生一次,追随一世一生。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二公司

吾乡吾家

山村巨变

□ 侯延波

我的家在太行山麓的一个小山村,村里人大多靠在附近的煤矿做工为生。从我记事起,村边的路上就常常有过往的运煤卡车,黑黢黢的,装着满车发亮的煤块,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蹒跚前行,时常会因为颠簸掉下一些煤块,稀稀拉拉地滚落在路边。

路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煤渣,路边的树叶上布满灰尘,天空的颜色也是灰蒙蒙的。路边房子的窗户总是紧闭,窗台的玻璃上落满了黑乎乎的煤灰,每天如此,房主也无心打扫。

村里的土路,雨后便泥泞不堪。女生爱惜鞋子,会光着脚、拎着鞋,而毛头小伙子常穿着鞋子随意在泥泞中蹭着走,一路打闹回到家,总少不了父母一顿责骂。无雨的日子,便是无尽的大风,遮天盖地的黄土,裹挟着地上的破旧塑料袋漫天飞舞……

村南有一个水库,水库边的岩石上刻印着水位涨涨落落的履痕,下雨天水涨起来后,便有一群孩子光着屁股从岩石上跳进水库,扑通扑通——水里便荡出一圈圈波纹。水库干涸时,他们就踩着泥泞,在淤泥里摸鱼。

这种日子过了20多年,直到今年“五一”回家,一路的变化让我震惊。坐上公交车,回到乡村的小道上,坑洼的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路两侧成排的白杨嫩绿的新叶沐浴着阳光。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从车窗闪过,都有着独特的景色,曾经的煤、土统统没了踪影,有的只是绿树、青山、秀水、阔路。回到家,了解到家里的煤矿已经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制鞋厂,不少本村的人还在厂里上了班。

村南沿着水库一带整体规划为绿色森林公园,在水库旁打水引渠,形成了山涧流水的景色。水库周围的地全部承包了出去,种上了油葵、桃子、樱桃等各种果树。水库周围是一圈木栈,供游人行走、垂钓。短短一年,村落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震惊之余,也感受到政策的无穷力量,感受到党对农村的关注和支持。

家乡巨变让我感到温暖,同时也令我振奋。新时代,每个渺小的个人,只要立足岗位,发光发热,筑梦追梦,时代的车轮就会滚滚向前,人民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作者单位:中铁十八局建安公司



烟雨行舟

江涛摄

似水流年

夏日情怀

□ 王玉兰

春天匆匆走过,来不及品味更多花香,来不及收藏更多美丽,就迈进了热情的夏日。

风儿微笑着轻轻拂过,花儿回应以羞涩的绽放,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生活需要微笑,微笑着欣赏一枝一叶、一草一木。有一场华美的释放就好,即便无人欣赏,即便转身花已凋零,生活也是这般美好,独守着静心似水,慢慢地消夏流年。

夏的妩媚,旖旎了万千风景;夏的韵味,鸣响了悠扬天籁;夏的

风情,萌动着花花花香。多少回眷恋依然,多少回期盼萦回。舞动的指尖,奏响着昨日的璀璨;跳动的音符,演奏着今日的故事;流年的风,吹散了记忆的沙;时光的雨,洗涤了过往的河。一饮一壶美酒,醉一场迷离,写一曲新词,画一幅清景,安放于心,悉心珍藏。处在纷扰的尘世,静守一片留白;不奢求太多似锦的繁华,但愿绿犹在,心无恙,人长久。

别样的风景,往往有别样的心情。那漫天的飞絮,看似自由飞

扬,隽秀空灵,实则顺风而至、随缘自适。非喜非忧,非得非失,只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相似,太多的是非,太多的感悟。大自然犹如一部厚厚的书,却蕴含着浅浅的哲思。

夏花灿烂,夏日芬芳。存一份岁月的感知,用季节的丝线缝合心底的牵念。和着夏日的韵脚,流转前行,洒下滴滴情丝,让文字曼妙成一季风景,有阳光明媚,有雨露滋润,让时光柔软,让生活诗意而温情。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二局四公司

岁月如歌

永远的橄榄绿

□ 毕莹

我生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当兵不仅是男孩的梦想,女孩也会向往英姿飒爽、军号嘹亮、青春激荡的军营。

虽然没能如愿穿上军装,但父亲是位铁道兵。印象里父亲很少回家,只有我和母亲、弟弟生活在大兴安岭塔河十八站。那一日父亲回家探亲,母亲带着我和弟弟远远迎了出去,“这就是爸爸,叫爸爸呀!快叫爸爸!”在母亲急迫的督促声中,我怯懦地喊了一声“爸爸”,弟弟则牵着母亲的衣角,露出胆怯的表情。爸爸身穿绿色军装,显得高大威猛,他极力想展现温情的一面,却笨手笨脚,弟弟一会儿就被吓哭跑掉了。母亲嗔怪道:“你看你,吓着孩子了!”爸爸脱下的军装就挂在门后,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绿色的军装对孩子诱惑太大了,有一天,我和弟弟偷偷穿上爸爸的军装,肥肥大,都不用穿裤子,弟弟更是成了个绿球,滚来滚去。然而欢乐没持续多久,弟弟就换来了爸爸的两个巴掌。母亲闻声,在厨房大声斥责:“总不回来,回来就打孩子。”父亲内疚但低声辩解:“军装能随便穿着玩吗!”于是,从那时起,军装在我幼小的心里又添了一份敬意。

兵改工后,我们举家搬至哈尔滨,本以为能和父亲一起享受家庭的快乐,但父亲又被分配到项目工作。家在这头,父亲却在那头。读书的日子,在我的印象里,一家人从没有坐在一起赏过月。1992年的中秋节,官方报道那年的月亮最圆,父亲也答应我和弟弟要回来过节。我们激动得一大早就手忙脚乱地开始准备赏月食品,月饼、西

瓜、葡萄,还有音乐,就是父亲常唱的那首“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

夜,悄然而至;月,已上梢头。我央求妈妈再给爸爸打个电话,因为白天我已经打了5个电话。电话通了,看着妈妈急切的表情,我心一凉,知道这个中秋节还得我们自己过。百无聊赖,我来到窗前,月如银盘,折射千万家欢声笑语,我如鲠在喉,不觉眼角湿润。八月十五团圆节,别人家都在团聚,为何我家不能?耳畔传来“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的歌声,“是爸爸,是爸爸回来了吗?”我抹去眼泪,原来是妈妈把手机放在我的耳畔,爸爸那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孩子,工地忙,等我退休了好好陪你过个团圆节,好吗?把你失去的补回来。”那一刻,我仿佛看见父亲溢满泪水日渐苍老的脸。

1999年,我参加工作,与父亲在一个单位。距离兵改工已经15年,单位大院里再也看不到绿色的军装,听不到嘹亮的军歌。一次出差,我来到父亲所在的工地,整洁的宿舍、豆腐块似的被褥,还有已经泛黄的军装依然挂在窗前。晚饭后,一群年轻人围坐在父亲身旁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过去的故事。大兴安岭的飞禽走兽、铁道兵发明的地火龙……讲起这些,他的脸上依旧神采飞扬。

2010年,父亲退休了。一批一批的老铁道兵退出历史舞台。每每看到告别的那一刻,那鲜艳的橄榄绿又在心底焕然一新。铁道兵精神已注入我的血脉,埋在我的心底。作为“铁二代”,我一定秉承这种精神,阔步前行,再继续传奇!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大桥局四公司



乐(版画) 李仕兵 作

大路歌会

星火燎原

□ 张权伟

星光璀璨,洒满山河
一粒粒星光,深入大地的骨髓
在苦难里燃起星星之火
解冻桎梏的暗黑
出身泥土的人
用信念的犁铧
耕耘对土地的忠诚

在每一寸泥土里播种光明
晓色云开,旗风猎猎
一簇簇燃烧,燎原满目的疮痍
足迹铿锵,踏遍大地的交响
铺排土地的春汛
用镰刀,缝合大地的伤口

从胸膛掏出渴望的灵魂
用铁锤,砸碎封锁的牢笼
让东方矗立起铁骨铮铮
雄关漫漫,人间正道
一颗颗初心
鼓满复兴的动能

唱响中国梦
叩响寰宇的鼓
看漫山红遍,百舸争流
古老的土地举起厚重的文明
巍巍中华,朗朗乾坤
苍苍大地,巨龙飞腾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局六公司

安全帽赞

□ 杨全林

你是铁建人的“知己”
山川湖海
荒野城市
白天黑夜
春夏秋冬
刀山火海
风霜雷雨
铁建人走到哪里
你就陪伴到哪里
如影随形 寸步不离

铁定的款式
颜色或蓝或黄
或白或赤
盔式的外形
“古板”单一
守拙一世
不是刻意彰显个性
独树一帜
被一时的冲动
或一时狂热驱使

为了铁建人的生命安全
时刻值守警惕
明知危险袭来
却挺身而出
用自己的身躯
抵挡落物万钧的撞击
即使粉身碎骨
也在所不惜

为表达对你的敬意
上班后
他们双手把你慢慢捧起
戴在头上
记在心里
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爱护你
珍惜工作之余的分秒
掸去沾染的油污
担心你被风儿抢走
把你身上的带儿紧了又紧
不离不弃

你是质朴的化身
坚守本色 不美华丽
单色的着装

你是忠诚的卫士
把保护佩戴者
视为天职

安全帽啊
你是筑路工人的守护神
家庭幸福的天使
你爱工人
工人更爱你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